

“X化”是名词吗？^①

杨 旭

（武汉大学文学院）

1. 引 言

“X化”指类似于“理想化”这样的词，在文献中又被称为“化”尾动词、“化”缀动词或“X化”结构。许多学者注意到，“化”是动词的记号，但“有时转变成为名词”（吕叔湘、朱德熙，1951/2002：33）。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：“X化”可以受“非”修饰，可以修饰其他名词（“绿化面积”），可以受某些数量词语的修饰（“做了不少美化”），可以充当准谓宾动词的宾语（“实现现代化”）等。周刚（1991）据此得出结论：“鉴于带后缀‘化’的词具有以上几种功能，完全可以说它兼属动词和名词两类。”张云秋（2002）承认“X化”具有一些名词性特征，但反对处理为名词，因为“X化”并没有典型名词的特征（如受数量词组修饰）；动词、形容词也可以充当主宾语等句法成分；这些“X化”的语法功能类似于抽象名词——不过作者表示“X化”将来有可能获得名词资格。围绕“X化”词类归属的争论持续至今，如邓盾

①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研究成果，得到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”资助。本文曾在第四届名词及相关问题学术研讨会（2020年11月）上宣读，与会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；此外，储泽祥、罗仁地（Randy J. LaPolla）和温锁林诸位教授也提出过修改意见，特此致谢！若有错谬，责在作者！

(2020)认为“化”是一个生成动词的动词类赋予者,而石定栩(2020)则指出“X 化”可以充当动词、形容词甚至名词,至于如何处理其词类是个“白猫黑猫”问题。

本文的目的就是看“X 化”的名词性问题(暂不涉及形容词),首先调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)(简称《现汉》)和“语委语料库”如何处理“X 化”,然后基于语料库调查“X 化”名词用法的使用模式,最后集中讨论“X 化”是否是名词的问题。

2. 《现汉》和“语委语料库”的处理

2.1 《现汉》的处理

排除“理化、石化、日化、风化₁、四化、文化、造化”这类名词,以及“动脉硬化、动脉粥样硬化、农业合作化、农业集体化”这类短语之后,《现汉》还剩余 118 个“X 化”,包括两类:一类是“化”本身有实义,非“词缀”,专门设立义项(22 个),都标为动词,如下:

“化”表“烧化”:烧化、火化、焚化;

“化”表“教化”:感化、劝化、教化;

“化”表“变化;使变化”:催化、点化、变化、演化、转化、衍化、进化、退化、蜕化、分化;

“化”表“消化;消除”:消化;

“化”表“熔化;融化;溶化”:溶化、融化、熔化;

“化”表“(僧道)死”:坐化、羽化。

还有一类是“后缀。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,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”。暂时假设剩余的 96 个“X 化”都属于这一类。如果该表述无误,那么本着前后一致的原则,所有“X 化”都应该标为动词,但是词典中出现了两个反例:“多元化”和“开化₁”,它们在动词之外还标了形容词

(即处理为动形兼类),这样就自相矛盾。至于名词,《现汉》中没有把任何“X化”标为名词。

2.2 “语委语料库”的处理

“语委语料库”是一个标记语料库,可以看一下它是如何处理“X化”的。如表1所示,有21个“X化”出现了0条索引,剩余的97个,有69个只标了动词,1个只标了名词,22个在动词之外还标了名词,5个在动词之外还标了形容词。这样就有96个“X化”标了动词,23个标了名词,5个标了形容词,可见“语委语料库”对名词用法更为宽容。再来看一下名词用法的频率。如表2所示,“奴化”出现了1次且被标为名词,“风化₂”和“焦化”的名词等于或多于动词,此外“自动化”“合理化”“变化”“现代化”都有为数不少且比较典型的名词用法,如例(1)~例(4)。当然,语料库也有一些问题,如标错的例(5)和例(6),分别把动词、形容词标为了名词;再如矛盾的例(7)和例(8),“N的变化”中的“变化”前者被标为动词,后者被标为名词,等等。

表1 118个“X化”在“语委语料库”中的标注情况

词类	V	N	ADJ	兼类					未出现
				V+N	V+ADJ	N+ADJ	ADJ+ADV	N+V+ADJ	
频率/比例	69	1	0	22	5	0	0	0	21
备注		奴化							

表2 “语委语料库”中标有名词用法的“X化”

“X化”	N/总	比例(%)	“X化”	N/总	比例(%)	“X化”	N/总	比例(%)
奴化	1/1	100.0	现代化	161/1512	10.6	教化	1/34	2.9
风化 ₂	65/84	77.4	工业化	23/257	8.9	理想化	1/37	2.7
焦化	1/2	50.0	机械化	25/283	8.8	进化	5/522	1.0

续表

“X化”	N/总	比例(%)	“X化”	N/总	比例(%)	“X化”	N/总	比例(%)
自动化	25/135	18.5	概念化	3/40	7.5	物化	1/149	0.7
大众化	4/22	18.2	公式化	3/42	7.1	绿化	1/228	0.4
合理化	11/82	13.4	一元化	1/15	6.7	分化	1/444	0.2
变化	652/5109	12.8	合作化	5/81	6.2			
特殊化	1/8	12.5	规范化	3/86	3.5			

(1) 当然/d, /w 要/vu 实现/v 全国/n 铁路/n 系统/n 的/u 自动化/n 殊非/d 易事/n。 /w

(2) 促进/v 企业/n 组织/n 结构/n 的/u 合理化/n。 /w

(3) 开展/v 这/r 项/q 活动/n 后/nd, /w 学校/n 面貌/n 发生/v 显著/a 变化/n。 /w

(4) 积累/v 是/vl 扩大再生产/v 的/u 源泉/n, /w 加速/v 实现/v 国民经济/n 的/u 现代化/n, /w 必须/d 适当/a 增加/v 资金/n 积累/v。 /w

(5) 儒家/n 实质上/d 是以/v 教化/n 伦理/n 道德/n 为/vl 主旨/n 的/u 学派/n。 /w

(6) 不过/c 我们/r 否定/v 摩尔根/nh 过于/d 规范化/n 的/u 理论/n 框架/n, /w

(7) 时代/nt 的/u 变化/v 唤起/v 了/u 这位/r 壮汉/n 的/u 激情/n, /w

(8) 文明/a 班级/n " /w 评比/v 活动/n, /w 促进/v 了/u 校风/n、 /w 校纪/n 的/u 变化/n。

总之,《现汉》和“语委语料库”对“X化”的词类标注存在龃龉,在各自内部都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情况;相对而言,后者对“X化”的名词用法更为宽容。

3. “X 化”名词用法的使用模式

调查表明,部分“X 化”确实以动词用法为主,比如“激化”,其动词用法占到整体用法的 89%(名词用法只占 11%),其动词性表现在如下结构中:

谓语句:及物如“激化矛盾”,不及物如“矛盾激化”,“把/被”字句如“我不能把事情激化、矛盾被激化了”;

状中结构:如“大大/不断/骤然/日渐/再度/进一步激化”;

连动结构:如“使/防止/避免/造成/导致矛盾激化”;

情态动词+动词结构:如“会/可能/容易激化”。

当它们作为名词使用时是非典型或有标记用法。汉语不存在什么名物化(nominalization)、动名词(gerund)、不定式(infinitive)和限定式(finite)等显性标记手段,表面上“可以直接做主宾语”,但是包括一些限制。

一是很少单独做主语,而是以修饰构式和同位构式的形式出现。如例(9)中的“对官僚阶层的丑化”是个修饰构式,既保留了典型动词的句法特点(“丑化官僚阶层”),又新增了典型名词的句法特点(类似于“我的书”)。同位构式如“X 化(的)问题、现象、过程、工作、政策”,以“问题、现象、过程”等提示“X 化”的名词性。“X 化”可以单独做宾语,但搭配的动词有限,一般都是形式动词,如“加以”“进行”“予以”等(例 10)。

(9)这部小说的主体内容就是对官僚阶层的丑化、谴责……(《读书》第 118 卷)

(10)……那么,在肖像描写时便不惜予以丑化。(《作家文摘》1997 年)

二是典型名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,但“X 化”不能受数量词修饰,如

“*N个+X化”，只能加若干动量词“N次”（例11）。这种形式保留了典型动词搭配动量词的句法特点（“简化了一次”），又使用了典型名词进入修饰构式的特点（如“X的X”）。

（11）后来李斯整齐划一文字，方块字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简化以后……（《人民日报》1957年）

以上非典型或有标记的名词用法并不能证明“X化”具有了名词性，但是调查表明，确有部分“X化”出现了典型或无标记的名词用法，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一是它们可以出现在一些能体现名词性的典型构式中，如出现在领属修饰构式如“X化(的)水平、程度、速度、步伐”的定语槽位，出现在典型修饰构式如“不正常的城镇化、长期的进化、彻底的汉化”的中心语槽位，出现在动/介—宾构式如“推进城镇化、研究城镇化、经过进化、解释进化、实行汉化、心慕汉化”的宾语槽位，以及单独出现在主谓构式如“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、进化是以物种为对象、汉化较深”的主语槽位。

二是语言使用者很少把某些“X化”所指识解为动作或属性，而是经常识解为客体，目的是服务于指称某事物或某现象的语用需要。如图1所示，包括“氧化、进化、绿化”等32个“X化”的名词用法频率要多于动词，甚至像“煤化”“歧化”“后工业化”这几个词根本没有出现动词用法，从而导致例(12)~例(14)的说法都不太自然（虽然我们都能理解）。我们知道动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做谓语，如果把“X化”简单地一律视为动词，那么显然无法解释这些“X化”名词用法要多于动词用法的事实。

（12）[?]古代的植物煤化了。

（13）[?]那种化学元素歧化了。

（14）[?]社会在逐渐后工业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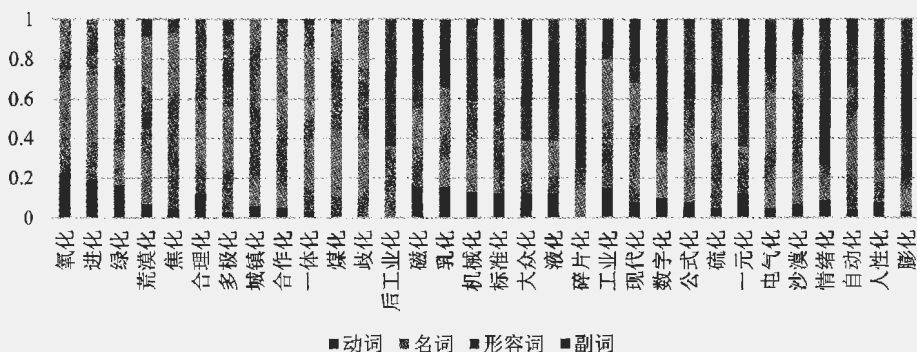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名词用法大于动词用法的“X化”

4. 讨论：“X化”是名词吗？

“‘X化’是名词”作为一个命题，含有一些需要澄清的预设，另外命题本身也十分模糊，因为其中的“X化”所指不明。我们先来看预设存在的问题，再来解决命题本身的真值问题。

4.1 预设存在的问题

“‘X化’是名词”包含的预设包括以下3个。

4.1.1 词类是词的本质属性，词类是一种本质范畴，词先验地属于某种范畴

Croft (forthcoming) 区分了两类范畴，一类是本质范畴 (essentialist)，如人类性 (humanness)、基数性 (cardinality) 等，是按照个体的本质属性得到的上位分类，属于一种类别—一个例关系 (type-instance (token) relation)；一类是群体范畴 (populations)，如语言单位词、短语和构式等，是在个体的无数次使用中涌现出的集体范畴。词类属于群体范畴，因为它是个体词无数次填充到具体构式槽位的群体累积，体现了一种部分—整体关系 (而非类别—一个例关系)。这样一来，词类就不是某概括词的先验本质属性，而

是从个体词无数次填充到具体构式中涌现出的群体范畴。

4.1.2 “化”被视为动词的标记，若做名词用则有违此认定

不论是从语感还是从语料来看，似乎都无法否认“化”是动词的标记；但是把它认定为动词标记，又无法解释部分“X 化”无标记的名词用法，因此有学者认为“化”还是个名词标记(崔玉珍，2004)。本文认为，若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需理清“X 化”名词用法的产生过程，如下。

第 1 步：“X→X+化”。“X”的语义类别主要是客体(如“表面化”中的“表面”)和属性(如“特殊化”中的“特殊”)，分别做名词和形容词是无标记用法(比如《现汉》把 42 个“X”标为了名词，23 个“X”标为了形容词)，但是可以通过添加显性标记“化”的方式做动词用(如“表面表面化”“特殊特殊化”)。

第 2 步：“X+化→X 化”。“X+化”随着使用频率增加发生词汇化，形式与意义结合得越来越紧密，从而凝聚成为一个语义类表示动作(具体为“转变或使转变成 X 表示的性质或状态”)的整体，做陈述或动词用是其典型用法，比如“表面化”和“特殊化”都已被当作“动词”收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

第 3 步：“X 化→X 化_{名词}”。在词汇化的“X 化”之基础上，进一步衍生了动作表指称的非典型用法，部分“X 化”的名词用法甚至超越了动词用法，完成从有标记到无标记的逆袭。比如“表面化”仍以动词用法为主(46%)，但已经出现了不少名词用法(18%)；而“特殊化”的名词用法(79%)已然超越了动词用法(20%)。

从上述产生过程可以看出，“化”依然是动词的标记，名词用法是在词汇化的“X 化”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，所以说“X 化”做名词用和“化”是动词标记不矛盾。

4.1.3 “兼类”或“跨类”要尽可能避免

“X 化”已被认定为动词类，若再被认定为其他类别，则会出现“兼类”或“跨类”，违背了“兼类要尽可能少”的简约原则(吕叔湘、朱德熙，

2002[1951])。本质范畴依据个体的本质属性进行归类,除了个别模糊的个体(边缘范畴),大多可以归入某个明确类别(原型范畴),这也是原型范畴理论的用武之地。但是如上所述,词类并非本质范畴,而是群体范畴,因此并不是特别兼容原型范畴理论(如卢英顺,2005;袁毓林,2010等)。由于词类属于群体范畴,那么随着个体词可以无数次进入各种类型的构式,累积到群体层面便形成了形式、意义一对多匹配的规约化单位(即兼类),这就像一个男人可以同时兼有儿子、父亲和丈夫三种家庭角色一样(王仁强、周瑜,2015)。总之,在我们看来,兼类并不是一个有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,而是个有待描写和解释的现象。

4.2 命题本身的问题

“‘X化’是名词”中的“X化”需要严格界定,包括以下几方面。

4.2.1 “X化”并不代表所有以“化”结尾的词

“X化”指以“化”结尾的词,但是其内部并不整齐。首先是“理化、石化、日化”这类名词,其中的“化”是化学的意思,与这里讨论的现象无关。其次是“风化₁、文化、造化”这类名词,其中的“化”最初有“变化”之义,但如今已经失去了分析性。再次是非后缀的“化”,本身有比较实在的意思,《现汉》为其单设了义项(详见本文第2.1节)。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,比如邓盾(2020)认为不必区分那么多的义项,它们的意义都是从语境中获得的。最后才是“后缀”的“化”,《现汉》给了统一的释义,但遗憾的是出现了自相矛盾,比如《现汉》认为后缀“化”是“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”,但是有些“X化”的“X”是动词,如“孵化、合作化、活化、开化₂、驯化”等。总之,“X化”内部是个连续统,最好的办法是把后两类一并处理(石定栩,2020)。

4.2.2 某个具体的“X化”指的是概括词还是个体词?

概括词(word type)指存储在社群心理词库中的词,是脱离语境而存在

的；个体词(word token)指运作于个人言语句法上的词，是依附于语境而存在的。一般所说的“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”(陆俭明，2013：35)，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概括词和个体词之间存在动态的互动关系：概括词是从个体词中“抽象和综合”出来的(朱德熙等，1961)；个体词是概括词的具体应用或实现，存储在概括词当中的已有使用经验会对新的使用形成制约。

对于某个具体“X化”(如“规范化”)的词类，我们需要明确是指“X化”作为概括词的词类，还是指它在具体构式中作为个体词的词类。比如“规范化”在例(15)~例(18)中分别表示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和副词的功能，便是个体词的词类。当这些词类功能随着使用频率增加而规约化时，便是概括词的词类。比如调查发现，“规范化”的三种词类功能均已规约化，因此可以说它兼属三类，语文词典就可以把它处理为兼类词。

(15)我国新药生产管理逐步规范化。(《人民日报》1993年)

(16)230多所学校基本实现了规范化。(《1994年报刊精选》)

(17)只有规范化的语言才能使各地人民正确地相互了解。

(CWAC \ ALT0049)

(18)有计划、分步骤、规范化进行公司制改建。(《1994年报刊精选》)

由于过去没有明确“X化”的所指或层级，导致在表述时经常陷入自相矛盾。例如，张云秋(2000)在“引言”中说“‘化’尾动词兼属动词、形容词、名词三类”，在“结语”中又说“……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‘化’尾动词兼属动词、形容词、名词三类”。如果能明确“X化”的所指或层级，那么其表述可以调整为：个体词“X化”随语境不同经常表现出三种用法之一，但并不代表着这三种用法都规约化到了概括词当中。

搞清楚预设存在的问题，再细化“X化”的所指或层级，我们就可以基于实证调查宣称：部分“X化”具有规约化的名词用法，或者说，部分“X化”是名词。

◎参考文献

- [1] 崔玉珍:《“化”字的语法化过程及其辨析》,载《语言科学》2004年第6期。
- [2] 邓盾:《从分布式形态学看现代汉语语素“化”及其与英语后缀-ize的共性和差异》,载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2020年第6期。
- [3] 卢英顺:《形态和汉语语法研究》,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。
- [4] 陆俭明: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(第四版)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。
- [5] 吕叔湘,朱德熙:《吕叔湘全集(第4卷):语法修辞讲话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1951、2002年版。
- [6] 石定栩:《复合词的结构与汉语语法的最小单位——兼论“非、后、化”的句法地位》,载《汉语学报》2020年第4期。
- [7] 王仁强,周瑜:《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的相关性研究——兼评“简略原则”的效度》,载《外国语文》2015年第2期。
- [8] 袁毓林:《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。
- [9] 张云秋:《“化”尾动词功能弱化的等级序列》,载《中国语文》2002年第1期。
- [10] 周刚:《也议带后缀“化”的词》,载《汉语学习》1991年第6期。
- [11] 朱德熙,卢甲文,马真:《关于动词形容词“名物化”的问题》,载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61年第4期。
- [12] Croft. William Forthcoming Word Classes in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. In Eva Van Lier (ed.). Oxford Handbook of Word Classes.